

Michael Hilsman

Man, Water, Flowers, Fire

Apr 19 — May 25, 2024 | Shanghai

阿尔敏·莱希-上海荣幸宣布呈现艺术家迈克尔·希尔斯曼 Michael Hilsman 的第三次画廊个展「男人、水滴、鲜花、火焰」(Man, Water, Flowers, Fire)。展览将于2024年4月19日开幕，并将展至5月25日。

欣赏迈克尔·希尔斯曼的画作时，很容易会想从表面显而易见的极简意象中作出判断——例如一株伸向蓝天的鲜绿仙人掌、一只小狗、一颗柠檬树或一名手持花瓶的男子。这些元素符号在我们看来似乎既平常又不引起疑惑。而希尔斯曼赋予自己作品的简洁明了的题目（如《风景中的狗》或《柠檬树中的男人》）似乎鼓励着观众直接而简单地解读他的创作。

希尔斯曼现在生活工作于洛杉矶。这是一个从外人角度来看，总标榜着简单轻松生活方式的城市，但实际上这座城市是建立在一系列看不见的裂痕之上，包括心理的、文化的、历史性以及地质性的裂痕。当地充斥着俗套的陈词滥调，但这些只不过是基于更加复杂、微妙的真理的简化罢了。

希尔斯曼的作品尺幅虽大，却也同时矛盾地受到他居住于巴基斯坦时，所接触到的莫卧儿微型绘画 Mughal painting 影响。在这些精细的传统图画中，其紧凑的布局不浪费任何空白处，而扁平的多视角剖面，也允许不同时间轴同时并存。简而言之，这些微型画可谓入微叙事的经典杰作。

希尔斯曼并非一个叙事画家；相反，他在作品中营造了一个叙事可以生根发芽的场景。他运用了一系列反复出现的熟悉符号——仙人掌、水果、花朵、毯子、剪刀、锤子和松动的牙齿——这些元素在他的绘画中充当着潜在故事的情节触发点。在《男人、水滴、鲜花、火焰》中，画中元素相互关联，如一盒燃烧的火柴点燃了花茎，花瓶中的正在滴入下方杯中。这些元素间的关系似乎不合逻辑（为什么漂浮的花茎会像干燥的火种一样着火？为什么花瓶会漏水？），更像是遵循着梦境，在想象的超自然空间中运作，而非在传统的三维欧几里得 Euclidean 空间。希尔斯曼表达了他对戏剧性舞台空间的兴趣，这是一个虽然充满无限可能，却被临时筑起的脆弱墙板所环绕的浅盒状空间。

希尔斯曼画中出现的演员或梦想家总是一名留着胡子、身材敦实并顶着光头的男性形象，即使我们从未见过艺术家本人，也能大致推测到画中人物和希尔斯曼本人有着相似之处。这个假设并不完全正确。虽然这个人物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希尔斯曼自己，但它既不能完全称之为自画像，也不是自传式的梦境描绘。艺术家本人解释说，这个角色更像是一种“骨架” armature 用于承载各种物体和事件。

即使在没有人物的画作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一丝强烈的人类存在感，体现在被遗弃在雨中的茶杯和玻璃杯、花盆里的室内植物以及被丢弃的衣物。本次展览中最令人疑惑的画作描绘了一只毛茸茸的黑狗站立在一片神秘的铬黄色区域内，警觉地望向画布之外。在画面顶部，我们可以看到远处被阳光照耀的山脉；而底部则是一条平面的柏油路，其抽象程度让人几乎无法辨认。这个场景中有种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式的元素：它的怪异和人为造作，加之其单调的熟悉感（空的 Ziploc 保鲜袋、那只旧靴子），为画面增添了一种静默氛围，令人屏息地等待着即将发生的某些事件。

然而，究竟会发生什么，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些观众。是我们来完善这些画作。希尔斯曼似乎在暗示作品中故意留下的空白和结局，同时在绘画中留下了视觉线索，例如背景中的蓝色补丁区域，或者那些描绘得很薄的牛仔裤，显示出人物的腿在地平线以下的位置。与雷内·玛格利特^①René Magritte^②、弗里达·卡罗^③Frida Kahlo^④或利奥诺拉·卡林顿^⑤Leonora Carrington^⑥等魔幻现实主义画家一样，希尔斯曼擅长在幻觉与幻想之间画出界线。他认为自己作品中的元素“令人不安，似乎处于消融或解体的状态”。希尔斯曼艺术的成就在于，他让这些脆弱、细腻的构图仿佛映射出当代生活的某种本质。

文 / Jonathan Griffin, 艺术批评家